



91463

新鍍畫訂出像註釋通俗波義西晉志傳題評卷之二

起自西晉惠帝末熙元年庚戌歲

止於西晉惠帝太安二年九月首尾共十三年事實

賈后謀害皇太子

承熙九年正月太子適見賈謚恃中宮驕貴心有不平之鳴賈謚聞知其怨已乃諧於賈后曰今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免累三疾后曰然乃使人召其妹賈午入宮謂曰今聞人言太子私結小人欲害賈氏吾欲廢之恨我未有親生賈午曰此事容易娘可詐為有娠待十月足內棄物產以瞞朝臣妹今即日孕滿欲產權在你宮中宜幾時待生下將為你子養大承器有何不可然後娘楊太子之短而害之則吾賈氏三族安若泰山也賈后大悅曰吾妹計策大善

西晉志傳

卷之二

賈后謀害皇太子





西晉志傳

卷之二

於是賈后依妹賈午之計詐娠十月足以賈午主下子內臺物
 生以為己生下的春在宮中朝拜咸知而后屢起謀害太子之
 意當左滿率劉卞知之以謂張華曰今賈后不仁欲廢太子太
 子若廢天下誰歸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後又分棧四率精
 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
 兩黃門刁耳華曰不可今天子當賜太子仁子也吾又受阿衡
 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忠示天下也雖能有成道
 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采賈后竊知劉卞欲廢
 已問賈午求計午曰不可殺之可陞而出之於是后以劉卞為
 雍州刺史劉卞亦知事泄乃自飲藥而死賈后又問賈午曰今
 事急矣宜害太子你有何計賈午乃附賈后耳畔言計曰如此
 如此賈后曰其計大善十二月賈后計誅稱惠帝疾不豫使黃

士所以曰定
 若云事已泄
 不子自謀理
 為且不與可
 謂曰皆

仁名士何
詩作如此事
可恨然其文
定非安仁
手著或者當
時秀非顯
誠前為此
言事雖可知
也

竟不可
恨即白無能
為

門召太子司馬適入宮太子適不知是計即入內賈后使人監
於別宮使婢陳舞詐說惠帝命賜酒棗二升與食太子推故不

食陳舞逼勸盡飲而食之遂大醉賈后即召黃門侍即備兵作
誣太子謀為犯上之書書草訖使宮人說帝詔使太子書之大
子適大醉不醒人事未知甚稿照草謄寫其書曰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
吾當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

其時太子醉迷遂休而寫之字半不成賈后使人補成之令人
扶太子回東宮去訖次日早朝惠帝幸式乾殿賈后佯涕哭將
太子書持上與帝觀之惠帝大怒召公卿諸士入以太子書示
之曰今太子不孝故書如此欲弑朕意令宜賜死諸王公莫有
言者推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帝王因廢黜正嫡以致大亂

西晉志傳

卷之二

三

也顧陛下詳之裴頠亦曰可先檢校簿書音及比校太子手書
必有詐妄諸王公議至日西不決賈后惧事變批上表曰太子
雖不仁且赦以死免為庶人惠帝下詔從之賈后使人將太子
司馬適并其子司馬敷司馬斌司馬尚皆幽於金墉城又使人
殺才人謝玖當太尉王衍上表請太子離婚惠帝詔許之

王氏惠風守貞節

太子妃王氏字惠風乃太尉王衍之女有貞婉志節當司馬適
見廢王衍上表了與惠風說要絕婚令其休隨司馬適徙金墉
別行改嫁豪士惠風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豈嫁二夫妻生為
皇太子之妃死為皇太子之鬼言畢大哭流淚為雨即計車仗
隨行同居金墉時行路之人徑其貞節為之流涕莫不傷感火
說閻續字續伯色西人也博覽墳典誠適物理父早世繼母不

續言中但
自請識以
過激而
矣

慈續恭事之彌謹後國子祭酒鄒湛薦為秘書監未就及聞愍
懷太子被賈后廢之閻續使家人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
惠帝設朝續自至御前上書惠帝覽之曰

臣續伏念前太子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
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送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
梁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踈廣洗
馬舍人并無汲黯鄭莊之比者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
致敗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道念吾楚國
處女練其主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當恪近職
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惶惶之誠皆為國計以充獻忠
伏須刑誅

永康元年五月惠帝薨畢流涕而懼賈后終不能納而遺續還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四

續號泣出朝群臣無不欷歔也太子既廢衆情忿怒衛督司馬

惟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欲謀廢賈后以復太子當士
得謂雅曰若行此事必須交當權者方為得不然禍反累錢雅

曰右將軍趙王司馬倫執兵權性貪冒可假以濟事趙王府雖
有一寵士姓孫名秀可往與求見而說之必然克濟士猗曰既

如此吾即往說之於是士猗來見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
危矣臣將舉大事而明公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

云豫知之若事起禍必相及何不與趙正先謀之乎秀曰君言
是也且退待吾自見趙王白之因是孫秀入府以士猗之言與

趙王白之趙王倫大悅曰正合吾心即使人請通了今史張林
至告知請為內應林隨從之期日將發孫秀入止之曰且緩之

切見太子聰明劉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

討地名也
是書太白
星不種天
星主下不
臣兵大作

西晉志傳

卷之二

五

王戎與世同浮沉

中台三台之
一司空王之
故題之勳華
曰常應大人
宜早遜位也
茂先不徒是
及獨耳茂先
可謂有子

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
德於公不若遷緩其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仇
豈徒克禍更可以大得志矣趙王倫然之於是孫秀因使人反
間言殿中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知大驚恐再復太子先皆
使人將司馬適更幽於許昌宮之別汚矯詔使黃門孫慮來害
太子適慮奉賈后矯詔至許昌宮謂適曰今聖上有詔命殺殿
下臣不敢又上藥酒請殿下自裁言訖擣藥傾於酒內請適飲
適不肯服走如側被孫慮以樗葉杵錐弑之於是太子被害天
下之人盡皆寃之自此以後賈后恣意專制矣自太子死後至
三月尉氏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當張華少子
張驥勸華曰天道此變然應大人宜早遜位免受大患華曰天
道幽遠豈能盡應不如靜以待之是以不聽

丁巳元康七年九月惠帝賈后以尚書左僕射王戎為司徒阮
瞻為太子舍人王戎弟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胡毋輔
之樂安太守謝鯤為長史畢卓為工部侍郎此數人皆以清談
任顯故賈后用之史說王戎字濬冲琅琊人也父王渾乃涼州
刺史戎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目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
爛如巖下虎年六七歲嘗與群兒戲於道傍見李樹多實童
輩競趨之戎獨不往人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
也等輩取之果苦人皆異之阮籍素與渾為友時戎年十五隨
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一見與之交結阮籍每適渾家
俄頃輒去過見戎良久然後出謂王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西涼州故吏賻贈錢帛數百萬

王戎太白晚
卿乃弟象續
核

出說阮子
既辟為核世
三謂

言可辟何
于二童子曰
為是天下人
則亦可充言
而辟後何假
于一遂相與
為友語皆私
妙可入

不歲餘而亡
其時說障死
故兒物皆以
侵之也

西晉志傳

卷之二

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其時王戎既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
救委事察察輕出遊放性好興利廣收八方田園水確周徧天
下積寶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而務
儉嗇不自奉養故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疾戎家好李常出貨
賣恐人得種恒讚其核以此獲識於世凡所賞拔專事虛名却
說阮咸之子阮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
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
為之彈也與司徒王戎乃通家因來造謁王戎戎命坐待茶罷
因問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荅曰將無同
戎奇之嗟嘆良久即辟之為掾吏時人謂之三語掾後為太子
舍人不信陰陽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
幽明忽一日有一客來相訪通名姓問寒暄之禮訖聊譚名理

王衍專意事清談

史說王衍字夷甫乃司徒王戎之弟也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
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惟談老莊為事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議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故世人號
其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後進之士莫不景仰

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也幼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折理以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先勸權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因命諸子造鴈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見青天也時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自己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羨如此而廣善言而不長於筆廣為任滿欲為表見上不能寫請潘岳為之岳曰當游君意方可上畫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先赴任有親客造去久不復來歲餘又至廣問其故客荅曰前歲在貴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成斯疾因此久失奉訓耳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

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待客因而又問曰盃中復有所見否客荅曰盃中所見蛇復如初廣乃告曰其蛇非真乃角影也因指與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其明辨如此廣與王衍齊名故天下人言風流者謂王樂為首焉其時樂廣與王澄阮咸阮修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達史說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及長勇力絕人與王敦謝鯤庾敳阮修最善號為四友後為荊州刺史

阮咸叔姪效放達

阮咸字仲容妙解音律善彈琵琶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飲而已時咸與叔阮籍居道南宗室諸阮居道北時比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俗例曝衣北阮盛曬衣服錦繡粲目感

彼誕無恥甚矣焉詩為達其此乎阮籍都家婦有美色當釀酒阮與王澄常從之飲酒阮醉便眠其婦懷夫始亦疑之伺察終無他意故阮真達者觀蓋寡而失之

以箠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或問之咸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人皆譏之後出補始平太守放達無拘阮修字宣子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死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之人而不肯顧修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居自得林阜之間修居貧四十餘年而未嘗有室王敦著名士欵錢為婚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許後王敦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嘗無食鴻臚承差有祿汝能為否修曰亦復可耳遂為鴻臚承差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人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鑿性嗜酒任放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大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常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為家貧求試為繁昌令後為樂安太守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以儒素顯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瑟後東海王司馬越聞其名辟為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故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長史畢卓字茂世新蔡漁陽人少希放達太興中求為吏部嘗飲酒廢職比部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至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乃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償其酒錢致醉而去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缸四時其未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飲酒缸中便足了一生矣因姑好酒為人所譏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是時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時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故王衍之徒皆

愛重之由是朝中士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史說裴頠守
 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
 曰頠若武庫中兵縱橫一時之桀也累遷侍中樂廣嘗與頠談
 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詞論豐博廣笑而不言謂頠為言談之
 林其時俗放蕩而不尊儒林浮虛而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
 事事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不以物務自撝遂相倣效風教隳遲
 是故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敝眾皆然之猶不能救當時也其
 論曰

晉室清故類
 晉裴莊老遺
 晉虛無而得
 室諸公更相
 通之盛成晉
 也裴頠此論
 二可無而不
 非有補者何

西晉七志傳

畢吏部乘醉竊酒

卷之二

利欲可愞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
 列有彰之累盛稱至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工利之用焉
 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覺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竹
 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逸奉身散其蕪操謂

九



西晉志傳

卷之二

也所謂格之
所獨名制徒
之非一人之
力所能振也



之曠遠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
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
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
不可謂匠為無也由此而觀儻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
有之群三哉

江統進上徙戎論

己未元康九年惠帝設朝群臣皆集君臣禮畢太子洗馬江統
以中原半為夷居匈奴並徙居晉陽羯戎石勒居上黨羌人姚
弋仲居扶風氐人符洪居臨渭鮮卑慕容廆居昌黎種類日繁
恐其有变故上表曰戎狄之人人面獸心宜早絕其原不然必
亂中華惠帝不能行之統又作徙戎論以警朝廷因上惠帝惠
帝覽之曰

平白發七日

又勿及入冠

季元第然二

市持淚已申

錢聖天子幾

西亭志傳

卷之二

十一

各言其言
若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
 克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盟
 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文軍於朔上及其弱也以元
 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收夷
 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扼臂而邊城不弛固
 守強暴為寇而兵車不加遠徃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
 已魏興之禍與蜀分業疆湯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
 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衛國家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
 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救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
 聞戎狄宜在此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蔽覆之幾
 服士無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
 衆庶則生生其心以貪性之性使憤怒之情俟隙乘便輒為

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
 故能為害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大馬肥
 肥充則啣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願其微弱勢力不逮耳
 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
 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木或慰彼
 羈施懷土之恩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
 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是口朝散即入華林

是時惠帝為人顛駭是日朝散即入華林園閉翫忽蝦蟆叫乃
 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左右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
 地為私時天下饑饉百姓餓死左右奏知惠帝曰何不食肉糜
 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五市賈郎
 恣橫貨賂公行營隱士高鳴魯褒字元道好夸多且以負素自

立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其略曰

錢神文字亦見東晉書庶之流然可謂中電清

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故能長夕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徃無幽不至京邑不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寢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浴中朱衣當養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故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西晉志傳

卷

此論蓋疾時而作朝士亦不察庶朝政務以苛察相高每有擬議各立私意刑汁不一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曰

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有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直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雖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寸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

忠帝覽之終不能用朝臣不肯為故疫也却說韋忠平陽人以據抗有不可奪之志閉門修己不交當世僕射裴頡聞之慕而

此疏整而徒我豈有錢神二論俱種中晉書曰晉能用之歷條上世可與漢爭必不致有五用之亂而安

此位而至言

狀亦所可

造謁忠在家託以出遠故不相見愈重慕之次日因見侍中張華曰平陽董忠有公輔之器廊廟之才人皆仰敬明公可於此時擢之必有匡濟當時之務華曰聞名久矣未嘗見面今如此吾即辟之於是張華使人辟之韋忠辭疾不起友人問其故何不出仕忠曰吾本蒞簷賤士本無宦情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悠而無厭秉典禮而耐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逆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洪濤蕩漾餘波見漂其溺及我况我褻裳而統之哉人服其高史說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逆群之量與知人范袁張魁索紛索求俱詣太孝馳名海內世人號稱敦煌五龍唯靖最雄後四人竝以堆靖在時張華重其名除為鷹門太守索靖知天下將亂出朝因指洛陽宮銅甃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趙王起兵誅賈后

庚申永康元年四月却說趙王司馬倫字子曼少宣帝司馬懿之第九子也兄愨懷太子披賈后所害欲退兵恐力不及謂孫秀曰今惠帝無道賈后專制弑害太子淫亂後宮先曾與卿謀之恨力才及吾思宣帝盡忠任魏南拒孫權北抗劉備幸有大勲德乃武帝平蜀滅吳而有天下未及三世遭此賤人暴虐鹿將欲失之吾欲起兵盡誅賈氏誠恐刻鵠不成反類鷺耳汝有何策孫秀曰殿下欲立蓋世之功難以獨力臣見齊王司馬同每有不忿賈后之意請其同討賈氏方有大濟其餘錄錄等輩切莫泄漏與知趙王倫曰然於是司馬倫即使人請司馬同至置酒相待至酒酣趙王司馬倫笑謂同曰今惠帝愨賈后專權君之太子弑之於許昌后之賊黨委之以重任若不早放晉

謁則吾欲與卿共亦有患矣今之召卿欲與卿戮力共誅賈氏以正紀綱卿意何如司馬回曰吾欲殺此賤人久矣恐不能濟曉若如此吾有一計司馬倫曰卿有何計司馬回曰不如吾二人起兵矯詔發賈后及誅其族以清朝廷誰敢拒之倫曰此計亦善崇無兵權孫秀曰此事易耳來早殿下可入朝奏帝稱說東安王司馬懿因罪免廢今在東安甚淨民心屢懷不平之鳴將欲起兵若不使人以兵去成預防誠恐有變難以征討不如乘其未動使人鎮之不然而禍至無日矣主上必然問誰人可去鎮守殿下便薦齊王齊王若授兵符即勒其兵矯詔先廢賈后後誅其黨大功成矣齊王司馬回曰此計極可速為之於是二王相辭各自歇息次日趙王司馬倫披公服執牙笏入朝奏惠帝曰臣聞先廢東安王司馬懿今居東安恐望朝廷陰結力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十四

由是齊王同
逐時兵納所
以既察賈后
孫計趙王

士將欲謀叛陛下可速使人以兵去鎮捕其惡黨庶得東地寧息不然亂廢將興惠帝曰司馬懿既叛誰人可去鎮之倫曰齊王司馬回有文武才畧可使他去萬無一失惠帝從之即召齊王司馬回至封為車騎將軍授以兵符發二萬五千人與其出鎮東安齊王司馬懿既時兵來見趙王司馬倫商議孫秀曰來且待聖上坐朝齊王殿下矯惠帝詔廢賈后為庶人趙王殿下領兵拒住宮門以防外兵然後請旨誅張華裴頠賈謐等黨因是趙王倫等各依孫秀之計而行計排已定趙王倫佯使司馬雅去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公意如何華拒之曰天下已定百僚奉職賈氏雖虐未至大患除甚大害子莫妄采司馬雅出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耶不顧而出報倫倫大怒是夜乃自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

倫倫繼道王
倫倫勅三

以事也
高麗
之
事

帝可不保何
乃婦

子今奉聖上使車騎司馬同入廢中宮汝等從命爵賜閔內侯
不從者誅及三族眾皆從之開門而入至大明趙王司馬倫又
以兵一千人入宮但住內外宮人不得出進齊王司馬閎自披
甲執銳領中士五百人在宮內矯詔責賈后曰皇太后何罪見
廢皇太子喜辜見誅汝淫亂宮室污穢朝廷今聖上有密詔在
此廢汝為庶人大速收拾遷去金墉去住不許久延掖庭賈后
大驚曰詔當從我出汝詔從何而來齊王曰詔書乃聖上親
出不必爭論言訖喝令軍士擁而出之賈后走上臺閣遙望至金
鑿殿上大呼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你久後亦行自廢齊王聞
大怒揮軍士上閣將賈后推扯下來以宮車仗便車士護送還
於金墉去訖勅兵出宮會同趙王司馬倫梁王司馬彤等請帝
上殿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十五

賈氏淫風毒且惡

謀絕皇嗣却必誅

今朝司馬倫兵起

猶說詔當從我為

時惠帝見諸王各執兵入心中大驚戰慄不已當趙王司馬倫
俯伏殿下奏曰臣等為社稷之計必無謀異之心陛下不勞聖
恐惠帝方且定心司馬倫又奏曰今賈后克悍淫虐廢太后弑
太子臣等故廢之今有侍中張華僕射裴頠太常賈謐助后為
雪陛下可下詔誅夷惠帝見趙王等如此不許不從連忙詔許
之於是趙王倫迎惠帝幸東堂執賈謐斬之召入座以上皆夜
入殿於是裴頠等皆至又令收趙繫賈午等盡誅之乃令張林
執張華裴頠解結於殿前張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
詔告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免罪何也華曰式乾之義
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函不從何不去佐華無以對林

不能
系之日

出將裴頌等皆夷三族又收重猛孫慮程據等皆誅之
是趙王倫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以侍中孫秀為中書令
竝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秦惠帝詔追復太子司馬適位
號更立其子司馬臧為臨淮王時有司奏尚書令王衍俗立大
臣太子被誣志在高免討禁錮終身詔從之趙王倫見張華不
至徙使孫秀去收誅其三族時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有德之
士以李重荀組為左右長史以王堪劉模為左右司馬東晉為
記室荀崧陸機為參軍李重知倫有異志特不就趙王倫逼之
不已憂積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五月惠帝詔立臨淮王為
皇太孫此時朝野震悚士民恐避獨聞續聞知徑入市曹撫張
華尸動哭曰吾魯語君及早遜位而不聽今果不免也僞復見
賈謐尸叱曰小兒亂國之由詠之晚矣哭訖上跪表張華之免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屈惠帝善其忠烈乃懼為漢中太守史說初張華以子張巽頗
識天文夜觀乾象見中台星折次日見華曰余中台星折正應
大人宜早遜位免禍臨身華不聒而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
耳不如靜以待之未數日孫秀以兵令府曰奉詔斬公華大驚
曰臣先帝老臣忠心如丹不愛生而靖至之難禍不可測也
言未終孫秀使人推出市曹斬之誅其三族張華性好人物至
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諫為之延譽雅愛
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筐嘗徙居載書二
十乘秘書監虞摯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

以下
幾先情物

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陸機嘗請華
宴於時賓客滿座華在席上發器見絳便曰此龍肉也眾客未
之信華曰汝不信試以善酒灌之必變異象眾休其言以善酒

灌之而五色光起衆始默然席散機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
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餽耳時武庫封閉甚密
惠帝使人開披點視寶物其中忽有雉雛諸人皆以密固何有
此物惟華曰此必純化為雉也衆視雉例果有蛇睨焉吳郡臨
平岸崩出一石鼓地之無聲鄧守進入朝走惠帝問華華曰可
取蜀中桐材刻如形扣之則鳴矣帝如其言即取蜀桐刻形打
之聲聞數里先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帝有紫氣及吳平紫氣
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召煥至與宿乃屏人謂曰
可與汝共尋天文知將來之吉凶因同登樓仰觀天象問煥紫
氣之故煥曰僕察之矣夫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
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
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公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



又謂雷煥
世屬不亡



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
 曰從命於是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
 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有頭一曰龍泉一曰太
 阿自得其劍其斗牛間之氣不復見矣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
 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因封遣使送一劍并土來與 留一自佩
 華面書謂煥曰得兩送一雷公得無欺乎煥謂使人曰本朝將
 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靈異之物當化去不永
 為人服也時華游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
 赤土令人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于將也莫邪何不復至雖然
 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
 精神張華既誅劍失所在始不見蹤煥亦幸其子雷華為州從
 事持劍行經延平津懸於腰間其劍躍起墮水即使徒人浸水

其二倫以下
數語皆前裝
頗排華四用
趙王倫案

取之不見劍但見兩籬各女數丈蟠紫有文汝者悞而返須臾
光彩照水波改驚弗於是失劍燁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峰
合之論此其驗乎張華博物如此類甚多不可詳載華者博物
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先是華與趙王司馬倫有隙司馬倫
故乘此誅華；死年六十九歲朝野莫不悲慟

趙王司馬倫執權

却說趙王司馬倫既廢賈后及誅張華葉乃自專國政攪握兵
權自為相國以孫秀為侍中時百官俱聽命於倫而倫素庸下
無智策復受制於秀於是孫秀威權震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
無求於倫却說孫秀乃琅琊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日達秀
既執機緘遂恣其奸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於是京邑君子不
樂其生秀之諸黨皆登御相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皆超階越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口版侯言多
傳印不及或
以白版計之

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故
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秀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
之儲不充於賜金銀治鑄不給於私故有白版之侯君子吐服
其輩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非常之壘司馬倫愈敢重
馬當孫秀入見趙王倫曰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今賈后雖
廢為庶人猶在金牆若不除後必有患殿下可速鑿詔誅之消
王倫曰卿討正合於心你可密地使人持詔終之於是孫秀使
人以僞詔賞金屑酒求金膽殺賈后使者領命到金墻入內請
賈后跪聽讀詔賈后不聽使王全亦讀其詔曰

急接武帝旨
先未某婦兒
女子咻此
中亦有人道
奸逆

賈后專權廢弑皇太后無婦之道謀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
亂國家淫恣昭著至忠之臣身遭誅戮讒佞之輩反授權委
致使天下人：謗朕不君實天地所厭人神共怒今賜以金

屑酒一壺賜其自盡勿污瑤故

賈后辨不肯死而亦聽其讀詔聽訖大罵趙王司馬倫逆賊將酒飲之而死王全收斂方始還都報知趙王司馬倫倫大悅重賞王全

淮述二王相攻害

秋八月却說趙王倫以淮南王司馬允為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司馬允性沈毅而衛將士皆畏服之知趙王倫惡允有異志欲謀計之倫秀家知識計即轉司馬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其爵內實奪其兵權淮南王司馬允乃大怒遂帥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與孫秀謀反我今討之肯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眾司馬允以其兵遂圍相府趙王倫亦引兵數千人出與淮南王允戰兩軍相交戰不五合趙王倫敗死者數百人倫走入府內

堅壁不出允乃結陣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言於帝曰今日淮南王司馬允與趙王司馬倫為爭權各以兵相戰望陛下委臣禁兵前去解和不然必有一傷而亂及中書帝曰卿不可去朕使別將去於是帝遣殿前將軍伏胤以兵三五持曰憐前去解和在相府前過趙王倫長子汝陰王司馬愛在門下省見胤以兵過即出陰與胤誓曰君能為我富貴當共之胤答曰殿下息言吾乘此備入內殺之言訖胤即馳至承華門詐言曰臣奉詔以兵來解和殺下火速開陳與吾進之淮南王允以為是實不之覺令開陳門受詔伏胤直入將淮南王允殺之收其兵來見趙王倫大喜拜伏胤為大將軍即入朝奏惠帝言淮南王允謀反夷滅允族數千人

孫秀害潘岳石崇

人並以識生
黃寸萬石字
時

籍田遞分載
右文送明其
大果也

如說潘岳字安仁榮陽人也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是終賈之傳也先是武帝時武帝躬籍田潘安仁作賦以美其

事曰

五輅鳴鳶九旗揚旆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今聖上圖匱於豐防儉於逸展三時之弘務期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

潘岳因此十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遷為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越世利與石崇榮譎事賈謚每候謚出與石崇輒望塵而拜指慙懷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父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自作閑居賦其賦曰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十一

和齋字長

老子知造不

知止不殆

孔子曰不義

而富且貴於

我如學矣

乃自作閑居賦其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鄉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而嘆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僕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耳兇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過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五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於從斗屑之役乎投是覽止足之分舒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租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醢俟伏臘之賈孔子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火

翰林曰女仁
至美在行也
潘岳果卿之
潘皇張陽
至麗分行以
兒以老不投
之亦滿而
渴我子

潘岳姿容少時常挾弹出洛陽道遊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
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生甚醜陋每行遇小兒以瓦
石擲之委頓而返岳先事賈謐謐薦為黃門侍郎而岳常輕孫
秀因此構隙秀无淨志每有殺岳之心未淨其便至是賈謐被
誅靖王司馬倫專權孫秀秉政聞石崇家有婢名曰緡珠美色
而艷又善吹笛秀使人求崇家求之此時石崇正與緡珠在金
谷園別館方登涼亭臨清流集群婦在側使人直入涼臺見崇
曰孫侍中聞足下家有美妾極善歌舞使某求一足下意允否
崇曰有乃盡出其婦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披羅縠崇謂使
人曰子所擇佳者即以奉承使人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吾
受侍中之命止索緡珠不識誰是石崇勃然曰緡珠乃吾所愛
不可得也使人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近侍中之累君侯已

西晉志傳

卷之二

知願加三思勿使噬臍無及崇曰不必多言竟不許於是使人
回報孫秀說崇惟不肯孫秀大怒入見趙王司馬倫曰昨聞石
崇與潘岳二人密謀要與淮南王公等報讎若不早除將至亂
矣司馬倫曰岳崇有異卿可詠之秀既得命即出府堂矯詔使
介士二百人收石崇與潘岳三家時石崇正與緡珠宴於樓上
介士到曰奉詔收君火速下樓石崇大驚哭謂緡珠曰我今為
汝得罪不知稅駕何所緡珠亦泣曰君侯為妾淨罪妾當效死
君前豈敢奉事二姓為君羞耶言訖自投於樓下而死介士逼
崇急行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何相通耶言訖與行及執至東
市方知處斬石崇大哭嘆曰奴輩利吾家財耳收者蒼曰知財

綠珠為善宿
可三而學乃
以一緡珠尚
公崇二河也

能為禍何不早散之崇默然不一時介士執潘岳至崇謂之曰
安仁卿何亦復爾耶岳淚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岳先題宗金

谷詩云投分寄交友白首同南歸今果應其讖故潘岳言之破而監斬官到將二人并家屬盡斬之籍沒崇之家財焉却說河內太守荆頌見政出群下付託非人乃草具而陳於惠帝曰願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下之政使萬世賴耳表上及陳政要休付與人宜親萬機惠帝曰不能行矣因吐朝野不安天下亂焉

趙廢廷兵據蜀城

冬十一月趙王倫以齊王司馬固有廢賈后之功陞為尚書將軍齊王固大怒曰廢賈后吾戮力共成汝為相國吾當將擊心甚不平孫秀聞知惧其有變乃計使趙王倫出齊王固為平東將軍令其鎮許昌齊王固意亦不滿次旦趙王倫使孫秀議廢

初頌言有觀乃臨平塚度其言能用平也

賈后之功孫秀乃集眾在朝堂議加趙王倫九錫吏部尚書劄頌曰音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百官看見張林欲殺頌惧不敢逆俱各佞諂奏帝下詔加趙王倫九錫之禮復加其子司馬馬奏及孫秀張林等官竝居顯要趙王倫及諸子頌鄙無有識見而孫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而無有深謀遠畧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然孫秀子孫會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乞帝女河東公主而為駙馬眾為耻之時賈后已誅后宮父庶孫秀奏過惠帝以其黨尚書郎羊玄女羊氏立為皇后却說趙三倫欲篡位恐賈氏之親在外為變矯詔徵益州刺史趙廆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之趙廆乃賈后甥親聞朝廷

徵甚悞恐入朝見善心下自思晉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為一
計即傾倉廩以賑流民厚遇李特兄弟以為爪牙特等恃熟聚
眾為盜耿騰咨使人上表道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
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地歐聞之大怒屢欲攻滕會朝廷詞至以
滕代已為刺史乃乘此以計使益州文武千餘人迎滕於大城
待至殺之時滕守城郡小城廡守益州大城益州文武千餘人
至小城迎滕滕欲興裝去功曹陳恂諫曰今使君與刺史構怨
已深彼還在未離豈可即去不如留以城以觀其變然後微諸
縣合村保以備秦氏方可為行也不然死期且至矣滕不從收
拾本部起行至益州趙廡遣兵五千伏城內滕入無備被殺之
餘眾盡降於是趙廡就以滕兵未攻西夷校尉陳總總甚憂主
簿趙模曰彼兵未至今當速行招眾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緣

職刺文涼州
此為五涼之
始

道停留比至魚涪津廡軍已至止隔一百餘里模又曰事急迫
火速散財募兵以拒不然我寡敵眾難以決戰總又不聽眾遂
自潰廡兵大至總出馬與戰未十合被斬於馬下招集其眾遂
降於是趙廡始勒兵還益州自稱為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子
庠等亦以四十騎歸之趙廡委以心膂使其招合六郡壯勇二
萬餘人以斷北道却說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艱陰有據河
西之志因見趙王倫曰西涼盜賊生發屢攻陷諸郡臣請為
將去討不日平之趙王倫從之即以張軌為涼州刺史令其去
討於是張軌即出朝以宋氐瑗為謀主以軍二萬人未涼州與
鮮卑寇狼交戰當日狼自與軌對敵不十合軌斬狼於馬下其
眾盡降軌與宋氐瑗等引軍入據涼州招集軍馬糧艸堆山固
此威名震於西土

司馬倫廢帝自立

辛酉永寧元年，却說趙王司馬倫召侍中孫秀入，謂曰：「吾為廢帝自立，如何？」孫秀曰：「今朝廷至弱，權在殿下，不就此時行事，遲則有變矣。來日殿下可於府堂聚合百官，商議其事。若有不從者，立斬之。則皆指鹿之謀，宜在今日。」司馬倫大喜，便交夫排筵會於府堂。次日，請百官飲宴。是日，飛騎往來於城中，遍請公卿。公卿皆懼，司馬倫發誰敢不到。司馬倫見百官到了，令各入席。皆徐、帶劍，亦入席。各講禮。荒倫令從人執盞勸酒。酒行數巡，司馬倫自舉盃勸諸大臣飲酒。畢，令停酒止樂。倫曰：「今日大事，衆官聽察。於是衆官起身。倫曰：「天子為萬人之主，以治天下。今帝艱駘而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况先帝有密詔言：『當心帝昏，愚未可為君。』吾欲以帝為太上皇，吾自權監國。候有德者居。」

西晉志傳

卷之一

十五

司馬倫廢帝自立

西晉志傳卷之一





之其事若何當百官立於庭前曰殿下所見差矣昔商朝太甲
 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罪三千餘
 條霍光告太廟而廢之今上皇帝雖昏無有罪過莫非不可司
 馬倫大怒曰天下乃吾家之天下汝非何得逆吾若順者生如
 許必誅群臣莫敢耳言於是百官自出還第次早趙王司馬倫
 使孫資領兵列於朝門外自伏劍帶甲士數百人直入殿上群
 臣皆惧司馬倫請帝升殿大會文武示有不到者斬是日大臣
 皆列班次司馬倫掣劍在手曰惠帝昏庸不堪掌理天下今吉
 太廟以惠帝為太上皇令其徙居金墉今有文天策詔群臣靜
 聽言訖令孫秀披讀其詔曰

自伏劍帶甲
 士倫之造汝
 如此何能行

昔武帝不幸崩世孝惠嗣位承昭海內仰望太平而惠帝昏
 廢政出後宮廢皇太后不孝於母害皇太子不慈於親成德

詔王狀為帝
笑又曰頭王
倫此詔從
何人詔耶

右通帝出
金王為大
上皇降星大
孫天湯王
之四帝曰大
王皇此自當
有聖堂御女

彰露忤庸發間似此豈堪繼其大統今公卿大臣孫秀華請
告太廟以惠帝為太上皇限日下遷徙不許時延趙王司馬
倫素有仁德之風成周之親朝野仰識天下共知宜登大位
以任社稷是斯詔示群衆各宜應天順人以慰生靈之冀知
悉

孫秀讀詔訖命左右扶惠帝下龍座解其璽綬令其北面而立
惠帝號哭群臣發悲孫秀自扶趙王司馬倫登位群臣拜舞皆
呼萬歲君臣禮畢趙王倫謂惠帝曰竅一帝立一帝古來有之
汝雖不德朕念至親必不加害於卿汝速徙金墉非宣呼不許
入朝論訖命介士至取車仗護送惠帝并宮妃人等於今墉城
居止改金墉為永昌宮月給糧食而與供膳趙王司馬倫既登
帝位孫秀專政總領內外兵權由然趙王倫益重孫秀凡下詔
今言改車有所予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
官轉易如流趙王既登大位吏在職者皆封侯因府庫之儲不
足以供應侯鑄印不結或以白版封之

一司馬問起其廢趙王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十七

三月齊王司馬同因廢賈后得權見趙王司馬倫篡位乃密召
偏將軍王羲入內而謂曰今司馬倫篡位吾欲退兵討倫返正
車駕女寺有何高謀復安天下王羲曰君舉大義可傳檄召河
間王司馬顥成都王司馬穎常山王司馬羲及新野公司馬歆
并曰奴左賢王劉元海令其糾率諸侯同討篡逆若諸侯王領
兵至闕下聲趙王司馬倫篡位之罪中外夾攻可誅其黨復迎
惠帝返位桓文之勳矣司馬問曰汝謀正憲我意於是同乃使
人持檄往各諸王侯處命各以兵討倫其檄曰逆臣孫秀迷誤

王
不王命

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者，誅及三。饒齊王司馬固既發檄，往各處去訖，却說成都王穎，得檄書使人召鄴令盧志入內問曰：孫秀構逆，使趙王篡位，今齊王傳檄諸鎮，欲以兵討秀，孤疑恐兵少不及齊，此事如何？志曰：伏願討逆，百姓必不召而自至，宜從之。於是成都王穎立起，招軍旗遠近皆應，至朝衆集，至千餘萬。然成都王穎心中猶豫，不敢發，嬖人王曰：今殿下起兵討倫，而趙王親而且疆，齊王疎而尤弱，依臣之謀，不如助趙攻齊。當奉軍孫司大言曰：趙王兇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疆弱之有？耶汝等小人何進讒言！於是成都王穎即發兵，應齊王共討。趙王却說河間王顥，與齊王同有隙，雖傳檄至，反遣張方擁兵去助趙王。忽探事軍人回說齊王同與成都王穎兵威大盛，至四十萬衆。河間王顥即召張方還內，曰：今成齊二王軍威，你莫

助趙，且以兵去應齊王。於是張方以兵五萬來應齊王，常山王司馬義及新野公司馬歆、左賢王劉元海亦各以兵來應。因是齊王兵威大振，號為一百萬衆。俱各至都下安營。趙王倫聞知大驚，急召孫秀問之。秀曰：軍來將對水，乘土掩，何須驚恐？宜遣將迎之。於是趙王倫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十萬拒齊王。遣孫會士、猗許超率兵十萬拒成都王。兵已分撥出城去迎，却說張泓出陣與齊王同交戰，未十合，張泓大敗，運走三十餘里。損兵四萬五千。司馬雅謂張泓曰：設衆我寡，戰則不勝。今日彼勝必然無備，不若今夜以兵去劫其營，可以獲回泓。然於是一更造飯，二更以兵來攻齊王。司馬固引游勝兵還營，謂諸將佐曰：今日雖贏他一陣，彼必謂我今夜不備，必來攻我營。你等各以兵二萬人埋伏營外左右，待吾放號炮一響，各出接應。計排

已定三更前後張泓兵至齊王營前見內外肅靜以為中計乃
大噉鼓譟殺入寨未寨中並無一人泓大驚急回身殺出時四
下號砲響左右齊兵合出圍住張泓在中兩下混戰至天明張
泓在中無門殺出忽司馬稚以生力兵萬人來接忽泓方得
出同稚領殘兵高逃齊王圍以軍連追殺死張泓弟兵甚眾司馬
稚常見勢頭不利折去大兵力萬人乃領殘兵退還却說成都
王穎前鋒至黃橋正遇孫秀子孫會士倚苻兵至兩下交戰盧
志出馬與許超交鋒未五合盧志敵不任超因此大敗連走四
五里下營成都王穎曰敵兵甚盛不如歸鎮盧志曰勝敗乃兵
家常事安可以一負為驚今日賊軍失利敵有破戒之心不着
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備此用兵之奇也成都王穎從之
志選精兵一萬人星夜從小路抄趙兵之前埋伏浚水之側說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十九

皆什
三大件
三人

此水兵一
大奇會
安

却說趙王倫聞孫會得勝遣人以節封會倚超等為大將軍齎
銀二百斤賞黃橋之功因此會倚超皆持節由是軍攻不一且
恃勝不設備旦日成都王穎引軍直攻其營會倚兵未得食聞
敵至皆慌而潰成都王輝軍一擊大破之會倚超等引兵急退
至浚水之上盧志以精兵出截兩下夾攻殺得趙兵損去七萬
餘人孫會士倚領眾走退成都王乘勝追至城下下營朝廷將
士百官開齊王回起兵皆欲誅趙王倫及孫秀及知河比軍敗
左衛將軍王與帥營兵五千人入宮時三部司馬為內應即其
來攻中書省執孫秀斬之王與王催率營兵五千開四城門盡
納五王軍馬回自却甲騎十萬收執趙王司馬倫却說王與苻
已開城門成都王穎并五王苻兵入城屯北時齊王司馬回勳
兵共執趙王倫等黨入殿與河間王苻相兄各講禮畢即尊里

生次朝堂便王與寺畫收孫秀三族及惡黨斬於市曹大會文武百官發遣王司馬倫為庶人使王催即押囚於金墉別宮齊王司馬瓘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顥左賢王劉元海等共百官出迎惠帝而洛陽次日設朝群臣皆集頃有謝罪惠帝曰非卿等之過乃趙王之逆也言訖赦大臣群下殺百人命傷平貞凡百官為鎖拜者皆斥免

齊王威權拒眾謀

次日惠帝以回王時有反正之功以齊王司馬瓘為大司馬加九錫倫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以成都王司馬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以河間王司馬顥為侍中太尉以常山王司馬羲為樞軍大將軍進新野公司馬敞為王齊成都河間王府各置掾屬四十六人武號森列文

四王兩加九錫九錫固不足言乎

西晉志傳

卷之二

三十

臣國後謀
項
此

官備員而已却說新野王司馬敞說齊王瓘曰切見成都王兵權太重若有變難以制之不如早削免慮後惠齊王瓘曰然容以謀奪之時常山王羲說成都王穎曰齊王專政必不容覘不若早圖免致後悔成都王穎以其語問盧志志曰大王遷前齊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不如因大王太妃微服來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待其有罪而討之則大功可成於是成都王穎上表稱頌齊王功德宜委以萬機乃自辭歸鄴由是穎之德譽天下皆聞齊王既執權辟劉殷為軍諮祭酒曹德為記室江統為掾參軍事張翰孫惠為祿顯恭王鈞為主簿何勗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皆葛疆等為縣公委以心腹號曰五公却說成都王還鄴讓九錫殊札表論興義功臣乞運河北卸閣米以賑陽翟飢民飲祭黃龍戰士旌顯其家皆

能讓九聖人
大出人意表

盧忠之謀令成都王得成其美譽也次早朝會帝謂齊王問曰
司馬倫謀叛大逆罪不容誅卿可明止其罪以彰律法庶使臣
下不敢互相倣效而亂朝廷齊王問曰司馬倫罪應賜死陛下
直下詔送金屑苦酒令其自盡於是惠帝使王催持詔以金屑
苦酒采金贖賜與馬倫自死催既奉命侍詔即來金墉入宮見
司馬倫曰臣奉聖旨責詔持金屑苦酒請殿下自裁聖旨至緊
望賜早決與吾回復休累小臣責限不便倫大哭曰孫秀悞我
孫秀悞我連道數聲執金屑苦酒在手徘徊數四流淚滿面一
飲而盡以巾覆面又曰孫秀悞我言訖而死王催方始馳還京
都去訖詩曰

趙王司馬倫 好邪素下憐 有謀誅賈后

無義篡晉君 不慕周公德 專憑孫秀勾

今日金墉死 徒恨嬖人終

司馬穎起兵討齊王

却說齊王司馬問既得志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謀者遠在諫
者誅仗義之功遂成罪累因是中外失望士不傾心時齊王問
初徵顧榮為大司馬主簿辟張翰為大司馬東曹掾二人皆應
命而至史說顧榮字彥先吳國人也因就職見齊王問檀榘驕
恣恐失勢禍延及已於是終日酣醉不綜府事因上言諫齊王
司馬問曰臣忝在治下不敢不告切聞古人有言曰謹受益滿
招損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今殿下舉動之間驕恣勢壓群下此豈君子之感節也如
以孝業驕人與則仲尼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文其餘
不足觀也已如以富貴驕人與則子方曰貧賤者驕人且富貴

若安敢驕人乎伏望殿下去謙右終永保令譽勿使馬援之笑
子陽也。曰且勢有時而盡勢盡則傾如楊雄所謂早猛兵推
而為和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者博眼寵辱友掌榮枯豈不畏哉
惟殿下安分見幾平易自處則鬼神亦將害盈而福謙矣臣以
此故不避斧鉞之誅以獻逆耳之言也齊王怒而不納顧榮憂
患來造友人馮熊熊聞榮朝夕飲酒不理政事乃見其至以言
諫曰茲蒙足下過愛以獻藥語切莫見怪夫酒之為物固可合
飲亦能喪性故古人比之狂藥非佳味也古今以嗜酒致禍者
往往可鑒此劉伶荷鍾自隨畢卓盜釀被縛君子所以不取也
今聞足下湛於麴蘖日夜嚼盃此非賢君子之所好者願足下
察古善惡自示勤懲勤於聽事休敗駿德也榮荅曰予讀一卷
儒書知浮千古遺事豈不識酒之為禍敗德也子知其一不知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其他今齊王同驕恣擅權不久必敗敗則吾在其府主事誠恐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以猿禍延林木是以放性酣醉以消
憂患耳熊曰既若此吾有脫君之計不必憂慮榮曰何計熊乃
即於榮耳畔言不數句語未一吐只見顧榮曰妙矣因語畢各
散數日馮熊因見齊王長史葛胤曰顧榮好酒不綜府事王府
大事故非酒客所能辦君何不言之齊王遷其外耳兇悞政務
胤曰吾正欲言幸卿先施因此葛胤入府以其事告與齊王問
曰吾重其名以故用之今既如此便宜遷之因是以顧榮改
授中書侍郎顧榮用馮熊之計出為中書侍郎在職庶能不復
飲酒葛胤因見問曰君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恐事覺怕齊王疑
詐以罪又復更飲因與州里楊彥明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
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史說張翰字季鷹乃吳下

父是傳曰翰
有請才美望
博孝名備之
真節成銅
馬一匹
車一輛
明顧謙曰
夫天下才
木已大於
退史類吾水
山林間人無
望於時久矣
子美以明助
前以智慮後
崇恨其手廢
然曰吾亦無
子採南山蕨
飲三江水耳
傲以疾歸米
亦披去餘吏

人也見齊王司馬國專制驕奢擅用小人故過同郡顧崇曰今齊王自用不納忠諫必為禍敗吾欲求去故來造亂執策且日定行矣榮見其說執翰手愴然曰吾亦欲與子採南山之蕨飲三江之水耳言訖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專羨鱸魚鱸人人生貴得遠志何能羈官勢千里以要名爵乎語畢二人過數日相邀命駕而歸却說齊王司馬同謙會群臣議軍國之事酒行三巡董艾言於齊王曰侍中稽紹善於絲竹殿下可使其為一操以助歡樂齊王曰但命左右進琴命紹品操紹維而不受罔曰今日為歡鄉何若此紹進對曰明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維虛齟忝備常伯腰絃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冷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由是齊王罔不敢強命其彈蓋令大臣暢飲至夜方散却說李

西晉志傳

卷之二

顧榮詐酒遠齊王



文景新口
青
柳
文景新口
青
柳



自此戰回

庠驍勇而得衆心趙厥深忌之欲殺而無罪會庠勤厥稱尊號
厥乘此以庠為大逆命斬之以其兄李持為督將特大怒遂以
其兵人攻執趙厥而斬之乃遣使詣洛陽上表陳趙厥違詔殺
耿騰之罪狀持故誅之請以令調更守益州初梁州刺史羅尚
聞厥謀反上表稱厥素非雄才不願以討賊臣可待以此朝廷
不魯致討厥被誅朝廷以羅尚為益州刺史詔去訖羅尚即以
家屬往任益州李持使弟李驥以珍寶金銀迎羅尚尚受之以
驥為騎督使人請李持二人并郡守等會筵於城都時廣漢太守
辛冉入蜀因說尚曰李特兄弟為盜賊後必有異宜因此會
而斬之不然後必為患尚先受其賂故不從

李持造叛攻巴蜀

初朝廷以兵符下秦雍令其召還流民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

特與李無類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廿五

特兄弟輔寺始至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遂李特然之乃造
圖式詣羅尚求權流民延至秋李特使式催尚羅尚以其言自
異馮該：許之以璽蓋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搃督而特
同討趙廞有功該奏朝廷欲加功賞辛冉欲以為己功不以實
上衆咸怨之至是冉寺與李特兄弟搆怨當羅尚督流民七月
初起行而流民布在梁益州間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
怨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求停至冬而行辛
冉以健為太守李苻以為不可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
資貨乃與李苻曰羅尚設閑搜索特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
特之思相帥歸特今不以行久則有變宜先討特苻然之曰可
出榜召募搆特兄弟者以重賞必有人執來誅之於是辛冉寫
榜使人各處分掛李特密知使人私取以歸與弟李驥攻之為

募六郡豪傑侯玉得流民一首者賞帛百匹於是流民大惧皆
歸特旬日間至二萬人特復遣關式去求羅尚中期尚許之式
還謂特曰羅尚威刑不立冉苻各擁強兵與我寺不睦必懷害
我之心一旦為變非尚所能制宜為自備特從之與弟李流以
兵分二營繕甲治兵以待冉苻至時冉聞李特分兵以備乃與
李苻帥步騎二萬至夜來襲李特營特放砲發二營伏兵出擊
之冉苻之軍死者甚衆於是流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米制封
拜李流及兄弟李輔并弟李驥皆號將軍攻辛冉於廣漢次日
辛冉以兵出城不罵流賊馬敵謀反李特大怒罵曰吾蓋忠於
國汝何無故加兵夜攻於是二下各拍馬持刀掩殺不十合冉
大敗而逃奔德陽城李特以兵八據廣漢郡居數日進兵攻冉
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流軍政肅然蜀民大悅

特雖入劍閣
不過一任使
魯朱家若御
之不得其人
遂激成其事
百雖然彼時
之上仍
自有况乃
其邑

却說辛冉與李苾大敗來見羅尚曰使君以李特兄弟為心齊今日如何尚曰特本無交意因御寺佞劫流民推其為亂事既成宜火速攻討一面使人求救於梁州及南蠻校尉冉曰然於是羅尚自將兵圍郾大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

太安元年夏河間王司馬顥聞流民李特兄弟為亂即遣督護衙博前來討特衙博以軍至梓潼李特探知使其子李蕩以兵五千米迎兩軍皆遇於德陽次日兩下結陣交戰李蕩出馬與衙博交鋒未三合博敗走其眾悉降李特乃自稱為大將軍益州牧招軍以攻羅尚却說齊王司馬冏久欲專政以惠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執清河王司馬覃武帝孫也年方八歲冏乃上表請立為皇太子惠帝從之以齊王冏為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盡領中書監至八月聞蜀李特謀反復以張微為

西晉志傳

卷之二

李蕩若不願聞微之此李便亦可少奪特氣微有誰陰之名矣事固有幸成不幸而敗

廣漢又守令其起兵討特張微既受詔即以軍至德陽抄小徑

來攻李特大營被李蕩聞知以兵塞截中隘張微兵不得出盡被李兵上山以石木滾下微兵皆死之李特使李驥進兵攻城

郾之北又使李流進兵攻城郾之南約會合兵共擊羅尚時羅尚聞張微被陷令辛冉率精兵二萬人前來攻李驥時驥前驅

已到城郾之北辛冉即以兵迎戰與李驥交鋒連戰十數合勝負未分又戰間忽東南征塵起處一彪人馬飛至冉起頸視旗

上寫得分明乃李流之兵急欲以兵拒敵前兵已至驥見流兵到大驅兵眾來戰兩下夾攻冉措手不及撥馬自逃餘兵盡被

殺死得遁還者什一二耳因此驥流進攻成都十二月齊王冏驕奢擅權起府第與西宮堦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

存不忘亡易以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頭

前常初廢置金墉人司馬

上大將軍無忌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惠帝弗能用齊王同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

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蚩夷不諍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謀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有此五失君不早拔誠恐家國難保厥終矣

齊王同不能用之當孫惠亦上書曰

天下有五難四不可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粟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與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

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二王長揖歸藩則大白子臧不專美於前矣

齊王同不能用孫惠辭疾而去同謂曹攄曰孫惠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大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同不聽王豹亦致諫於同曰

河間成都新野三王以方剛之年並興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河間王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畧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可也

長沙攻殺齊王同

周公召公分却而治必輔立室

時長沙王義見豹持棧因見謂同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同乃鞭殺之豹將死曰可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各兵之

攻齊也言訖而死却說河間王顥亦恨齊王罔久專大權欲以兵攻恐力不效當長史李含因說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遜還藩甚得衆心齊王弼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其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疎連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顥曰然於是顥遣使入朝上表陳齊王罔罪惡請長沙王義廢罔以成都王穎輔政使人去訖遂舉兵遣李含張方以軍趨洛陽十二月顥表至京師齊王罔見大懼忙會百官議之尚書令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言未畢罔從事中郎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耶議者可斬之罔震慄王戎偽疾發墮廁得免而出時李含以兵屯陰盤張方軍屯新安使人持河間王檄與長沙王義義見檄即遣董艾襲之義自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迎天子攻大司馬府齊王罔亦持府左右兵衆出戰是日城內大戰惠帝驚得面如土色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齊王罔與長沙王義交鋒未經一合大敗而逃餘皆潰罔被義執而斬之揮兵入府收其黨并夷其三族令李含張方等以兵還長安長沙王義奉天子還宮自執朝政然義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使人詣穎諮成

都王穎

羅尚以軍討李特

二年春二月却說李特以兵潛渡江擊羅尚水土之軍皆散走蜀郡太守以小城降李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百姓赦境內自號建初元年蜀民見兩下交兵恐兵人擾亂鄉村咸相聚為鴻以保二境因見李特殺馬為食及赦境不干於民

是時屢表述於孫慮中

詰勸諮成都王以自安

方深民于謂
端說食所以
夫諾場也

此時時
便可

此時破竹之
勢可矣何以
留粟便復而
即下拜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卅九

諸塢皆送牛酒欵於李特特恐糧倉不敷分流民於諸塢就食
李流大驚急入謂特曰諸塢新附宜執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
以備不虞何故散兵就食於塢耶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
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時朝廷已知李特占去州郡遣
荊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來救羅尚軍勢稍盛况諸塢聞
尚軍益振皆有二志參軍任敷計於尚曰李特散眾就食諸
鳥驕急無倫此天亡之時也宜遣人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
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人說諸塢諸塢大姓皆願應之羅尚
至二月始發兵三萬未攻特營李特急召諸塢諸塢退兵多應
羅尚共擊李特特兵大敗五十里羅尚自引五千人馬出益州
未迎敵軍李特先自怯戰又值初春陰雲布合雪花亂飛軍馬
皆冒風雪羅尚驟馬挺刃出陣與李特打話特曰汝何人到此

緣何不降尚大怒縱馬向前李特挺鎗來迎兩騎相交尚撥回
馬刺斜便走李特趕來轉過山坡尚回馬大喝一聲舞刀直取
李特持早攔截不住却撥而馬走尚右手倒提寶刀左手將套
索把李特勒拖下鞍橫擔馬上回本陣兩軍吶聲喊特軍便走
尚軍趕上奪得百十疋馬其餘走脫尚交休疑鄉縛特回益州
押在廳下尚大怒罵曰吾待汝不薄命汝權督流民汝何謀叛
今日被執有何言說特無言對尚怒命左右牽出斬之傳首洛
陽李流李蕩李雄收集餘眾還保赤祖李流自稱為益州牧守
東營李蕩李雄守比營羅尚使督護何冲以兵二萬來攻南比
二營李流驅流兵出戰交馬只三合李流之眾大敗而走何冲
乘勝以軍進抵成都流入閉城自守查點部下李蕩中牙而死
雄等皆哭傷情要與兄蕩報仇時流雖定堅守甚惧宗岱軍至

范長生意其
其止映羅尚
不能行使流
有之此尚之
天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四十

難以拒迎。心下欲主降。尚因與李驥、李商議。李雄等迭諫。休降。流勿聽。李雄乃誘流民曰：「今李益州欲降。若降。汝等何得全生。平冉恨汝。必被坑之。不若火速從我。盡力一戰。殺退羅尚。吾軍可安性命。流民踴躍。各曰：「生死願從。將軍之命。於是李雄即大呼流民各執兵器出城。與何冲交鋒。大戰十餘合。殺退何冲。諸軍連退一百餘里。方還。聞宗岱起軍至半路。而卒。其眾無主。退還李流。甚憊。因謂李雄曰：「吾前日議降。今得汝殺退敵軍。甚是壯健。凡百後事。可與子謀。由是李流奇雄之才。凡軍事悉以任之。流又說使李雄取郾城。汶山太守以軍拒迎。破雄殺之。李流徙軍屯郾坡。蜀民皆保險。結塢以防之。時南入寧州。東下荊州。先被李特劫掠。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李流之眾皆饑乏。無食。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苑長生處之。流不敢攻。平西秦軍徐舉獻計。羅尚曰：「某雖不才。望使君委以守汶山。邀結范長生。共討李流。不日可平。羅尚不許。舉大怒。去降李流。流使舉說長生以糧應。給其軍長生從之。因此李流之兵復振。

張昌攻殺新野王

五月却說新野王歆都督荊州。為政嚴急。失蠻夷心。因此義陽蠻張昌聚黨五十人。欲為亂。會荊州以詔發武勇兵討李流。流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逼。却說張昌初得石冰以兵五千。喚以其為前部。來寇揚州。刺史陳徽調兵出戰。皆敗。走於是。陳徽引腹心數百逃遁。因是諸郡盡沒。江州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皆陷之。皆為張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大驚。急使陶侃督領軍三萬去擊張昌。流引軍至竟陵。驅軍出戰。張昌以眾拒迎。而下各自結陣。侃自將出陣前。大

按陶公妻有
 大志其夫同
 郡尤遠家知
 名譽考諸語
 侃宿見舟遊
 氏下愛為三
 後賣得數十
 米遂積食待
 之遠入洛遂
 妻其孫稱之
 羊祜諸人聞
 太德美妻合
 劉以賞歎行
 一時佳話

按此段後載
 在促政廣州

西晉志傳

陶侃奮勇擊張昌

罵張昌逆夷何敢謀反張昌大怒舞刀便砍侃以鎗便走一人
 在陣間至二十餘合張昌氣力不加勒馬便走陶侃揮軍追殺
 殺得張昌大敗逃於下雋山而屯其眾悉降陶侃惟石冰尚據
 臨淮却說陶侃初少孤貧為郡都郵長沙太守方嗣見而異之
 命其子與結交後舉孝廉至洛陽即中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
 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曰吾昔為羊公叅軍謂吾後當居
 其處今視卿必繼於老夫矣時荆郢守宰多闕弘請補選朝廷
 詔許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上表以皮初為
 襄陽太守朝廷議以初望淺更用弘婚夏後陟補弘下教曰夫
 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
 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復表姻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
 宜先酬之朝廷詔聽之核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之百

卷之二

四一 世德堂刊





姓爰悅

恒穆二帝併諸國

却說比魏神元帝自太子沙漢汗死後寵爰諸子思慕沙漠汗成疾於是年崩享國共五十八年壽一百零四歲神元既崩諸部大人乃立文帝少子弗政為帝帝刑政寬簡百姓懷服在位一年而崩諸部大人又立神元帝少子祿官為昭帝祿官既承天位選日朝會百部大人時諸部大人皆至俱各拜起立兩邊昭帝與諸部大人議曰我欲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比靄源西東接宇文部我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被比使文帝長子猗鉅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城使文帝少子猗盧統之其議如何諸部大人曰大王所為無不可也於是昭帝即降詔封猗鉅為桓帝封猗盧為穆帝各授以兵五萬人命其部領諸部大

操官令其地
為三部是其
久畧缺不其
與子而以與
好不然不忌
親晉諸王遂
矣此所謂不
如諸夏之心

人往一處去訖其時先是神元與晉和好竝又刀兵却說佛帝
猗盧引所部軍馬出并州遷雜胡去比自徙都雲中五原朔方
城其地乃是匈奴烏丸國王所統被穆帝引衆霸居之匈奴主
烏丸國王聞知乃引所部大兵十萬前來爭奪穆帝猗盧亦領
軍五萬出迎烏丸國王兵分兩路掩至猗盧身先出陣來殺匈
奴之兵諸部大人見穆帝當先向前舉領軍盡力擊之烏丸國
王兵大敗諸部連追一百餘里烏丸國王勢孤力寡引殘兵走
回國去了猗盧追趕至否城之比八十里迤長城與魯分界而
還本國招軍畜馬積艸聚糧却說桓帝倚奄所部皆行人馬疲
漠比占西路為都分軍守住除隘其地乃烏丸國王所統烏丸
國王聞知倚奄占處西地心中大怒乃引所部人馬及兵十萬
前來攻討倚奄王大驚遂喚魯供金光先帶一萬人馬守西關

西晉志傳

卷之二

四三

倚奄不用魯
仁康似為失
倚奄豈得以
洪致人乎廷
未可知也

臨行鳴供光曰如十日內失了關防必斬你二人十日外失了
關不干你二人事我親率大軍隨後便至也二人領了將令星
夜便行魯仁進曰兄弟魯供性燥恐慢大事某當代往倚奄王
曰你與我押送糧艸隨後也起却說魯供余光到關上堅守關
隘只不出戰烏丸國王選軍人能言快語者來關下罵罵倚奄
王毀辱太甚魯供大怒要提兵下關斫殺余光諫曰此是烏丸
國王見我軍不出故來相激將軍不可出戰待主公大隊軍馬
來時自有主意因此止住烏丸國使軍人日夜輪流數番來罵
魯供大怒只要斫殺被余光苦哀告當時一過九日了魯供
在關上看時烏丸軍都下了馬坐在關前艸地上罵魯供見不
交備馬點起五千軍馬開關殺將下未余光聞知恐供有失領
兵隨後接應烏丸軍棄馬拋戈而走魯供得勝迤遲趕去余光

急驟人馬來討請供回烏戈大隊軍殺來曾供祇當不住折軍大半殺出重圍曾供余光急奔關上回時山背後兩軍截住左是烏戈王右是西水王曾供等見殺皆合擊不能復期乃棄關引衆而走烏戈王等引兵隨後追趕其時桓帝倚奄拘集各處軍馬已罄次日黎明行曾仁為前鋒軍行之際正遇曾供余光敗回曾仁方知失了西關乃下住營寨與曾供余光於路接文得兩程迎着桓帝倚奄道失了西關倚奄慌忙下住帝寨喚曾供余光問曰與你十日限緣何九日失了關坊供曰烏戈軍無敵不罵某等因見彼軍懈怠棄勝趕去不想中賊棧勾倚奄曰曾供年幼驟暴余光你須曉事光曰我累諫不聽當日光在關東點視根柢比及知道小將軍已自下關去了光恐有失因此亦引兵接應倚奄大怒喝斬曾供一班兒諸將皆免下告饒倚奄

方曰權且記罪後有功可準如無功必誅因是曾供伏罪而退倚奄次日傳令進兵直叩西關曾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進倚奄方始交軍斬砍樹木立起排沙分作三寨左寨曾仁右寨夏同中寨自領次日西軍哨馬直到寨前倚奄併三寨大小將校趕追西軍哨馬來上十數里西軍全隊亦到兩邊各自布陣倚奄自出立於門旗下看西兵人人勇健个个英雄各執長鎗排列陣脚門旗開處中間湧出一員大將紅袍銀鎧白馬大刀生得面如傅漆唇若塗硃腰細膀闊聲雄力猛乃即烏戈國王上首乃西水國王下首代山國王一見倚奄在陣前高聲大叫曰汝何故侵占我之國土此仇必與汝賊勢不兩立言訖三人各撫大刀殺過陣來倚奄欲出迎敵背後王示出曰殺雜馬用牛刀大王請還小將出戰王示拍馬持鎗出迎與烏戈

此時曾供拒
定寨柵其功
不償

倚之不戰
有一時其
以騎以示
時即戰也
一切必無
此也為知
兵

國王兩騎交鋒戰不數合主兵大敗曾供奔殺出助戰
住被下軍趕殺却得曾供引一軍死拒定寨柵西軍方退倚之
傳令固守亂動者斬諸將告曰西兵甚是強壯盡使長鎗若非
選擇前鋒以迎之則難當也倚奄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雖有
長鎗安能便刺汝等也諸將但望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退而
言曰主人自來征戰勇敢當先如今一敗烏戈何如此弱也因
是各不知其王意次早細作報來西閩昨日又添十七個國王
共合兵七萬相助烏戈乃是羌胡部落人也倚奄大喜至日跌
時細作又報又中軍來說烏戈又添十三個國王共兵六萬相
助倚奄在帳大笑置酒作賀諸將問曰烏戈添兵大王歡喜何
也倚奄曰待吾破了却對汝說諸將皆暗笑之自此相持三個
月日忽一日倚奄集諸部將佐至帳下謂曾仁曰今烏戈盛兵

西晉志傳

卷之二

此謂攻
其不備

此謂平
人之氣

皆在西關上此去西隴必無準備是賊之無謀也卿幸領二萬
人從北逕渡嶺西直入隴中截之吾自與部佐穿西關左略燒
其粮艸夏淵先引五萬大軍打關搗戰待其出戰舉火為號三
下進兵可破西軍矣計議已定諸將各依計而行是夜曾仁曾
供以軍二萬度嶺西去了倚奄自以兵亦穿關左去燒粮屯次
日夏淵以兵五萬殺上西關烏戈王與西水王代山王見軍至
各點起大兵出戰未及交鋒夏淵便走烏戈國王率諸國王驅
兵追趕未上十里之程追兵傳報倚奄引軍抄左路上關放火
燒乃粮蓄烏戈王心中正欲回兵又報到稱說曾仁兄弟陰入
西隴截我歸路烏戈大驚急引諸王殺還關上比及至關已被
倚奄橫攔接住相殺烏戈王傳令交休要恋戰退復西隴於是
諸國王各盡力冲過西關倚奄與夏淵合兵後追烏戈王大

山語典
殺已降

按舊在此戰
多有大家難
孫吳小言也
侯官國知人

倚他王曰以
下法前大喜
非誇言信結
前結矣云

至西龍被魯仁以軍敵住不能前進烏戈國王乃自引本部兵
穿塵谷而逃走還本國西水十餘國見烏戈王走了急欲奔逃

已被截住歸路欲殺取關外有追兵無奈只得棄戈卸甲伏道
投降倚他王一見命狀步道曰還大寨時他置酒款待三十餘國

諸王皆以苦言撫慰其心令其各還本國去訖諸部問曰前日
烏戈王添兵大王何如喜也倚他王曰前日烏戈王添兵大王

何如喜也倚他王曰前日烏戈王添兵大王何如喜也倚他王曰
吾用大計焚其糧料食絕難備眾心不同也其三十餘國若一

一捉頭去征取十年安可服也今全集在此一計破之功成一
旦吾故喜也於是諸將曰大王天資高遠智量宏深我等不及

也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倚他王人物生得英傑胞傳馬不能勝其坐乘車駕大失而行

倚他王入水山前英船欲戰無不勳其坐乘車駕大失而行
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且吾故喜也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一併願走附則才華英取也今全集在此一情起之也此一

喜限大信焚其糧料食絕難備眾心不同也其三十餘國若一
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倚他王曰非吾之能皆賴卿等之力也言訖傳令班師還國

倚他王曰以
下法前大喜
非誇言信結
前結矣云

倚他王曰以
下法前大喜
非誇言信結
前結矣云

